

闲庭 随笔

春天的“冲”

■张金剛

春天的“春”，在我老家的方言里被念作“冲”音。其实，细细想来，潜藏于漫长严冬下的春天，早已按捺不住，一直憋着劲儿，欲在某一刻，冲破寒潮、冰封，冲出一个生机勃勃、万紫千红。因此，我也便乐意将错就错地将“春天”调侃成“冲天”，且作出恰到好处的好处解。

和暖的春风虽说是柔情万种，但在时令的加持下，却有了刚劲的内核，一路扶摇北上，这冲劲儿，赋予了春天一种别样的英勇之气，天地生灵皆感应到了，纷纷在春之声的召唤下，华美地释放活力，绽放青春。

眨眼间，小草们就直冲冲地向上蹿了个儿，生发着，涌动，成就了山野碧绿的春色。爱美的春草，还会插上数朵小花儿在发端：白的荠菜花、地点梅，紫的二月兰、紫花地丁，黄的蒲公英、苦苣菜……尾随的狗狗看了，猛地冲进草丛，欢实地在花毯上打起了滚儿。若不是踏青人往来不绝，我真想学着狗狗享受一番。

春天的树最是神奇，我愿亲切地唤作“春树”。起初，它们都是一副模

样，光秃秃、干巴巴、暗塌塌，有的甚至被冻在了冰雪之中。可忽然有一天，远远望去，成林的春树似是被涂了一层淡绿的油彩，那些树们又复活了，好不震撼。

春树中，有的是花儿占了上风，艳红的梅花，粉红的杏花，绯红的桃花……有的是芽儿占了上风，香椿树生出香喷喷的香椿芽，似小姑娘的冲天小辫儿；垂柳似扎了无数灵动飞舞的蝴蝶结；榆树慷慨地挂满簇簇肉墩墩的榆钱，招引来个个人来撷个精光，也仍在枝头絮絮欢笑。

每个春天，我都会被春树感动着，不知这些花儿、芽儿使了多大的力，才冲开干瘪的树皮，生出饱满的花苞、芽苞；又不知接续付出了多少，才冲破花苞、芽苞，绽出娇艳的花儿、芽儿，送来春光，又占尽春光。这是“枯木逢春”“春风吹又生”的强大力量在蓬勃，让我在“春去春又来”的自然轮回里，永远坚信生命的顽强，进而感觉自己成了一棵树，在春风里笑傲。

趁春光如此真切地在眼前恣肆浩瀚，我也正盘算着，冲出房间，冲进

春天！“当时年少春衫薄”，多么美好。在这无春春光里，无论年方几何，我们都是活力全开、希望重燃、春心荡漾的少年，任暖风吹动衣襟，吹开每个沉寂一冬的细胞，去寻春、踏春、赏春，春耕、春种、春忙……反正，“冲”就是了！

“忙趁东风放纸鸢”也不错。在旷野、在山冈，一根丝线牵引一只风筝冲向天空，迎风飞翔。风筝在天上飞，人儿在地上追，有什么不快，有什么梦想，皆附与一纸风筝，托与一阵清风，放逐天际，心旷神怡。

“草木蔓发，春山可望”，与冷冷缓缓的春水逆向而行，冲入春谷，问候风烛残年的老屋，沐浴如纱如雾的花雨，逗趣往来偷息的鸟雀，与山对坐，心似谷一般空灵。

“夜雨剪春韭”，尝鲜儿的时节，味蕾最是冲动，催着人们去采摘新发的韭菜、菠菜、榆钱、羊角葱、香椿芽、芥菜苗……变着花样儿地精做一桌春季时鲜，犒劳舌尖，饕餮一番。

在田里耕作了一辈子的父母，已年过七旬，时常喟叹：“唉，老了，干不动了，来年说啥也不种地了！”

可来年春一到，父母又似被按下重启键，哆哆嗦嗦、兴致冲冲地在田间忙活开了。花生呀，红薯呀，蔬菜呀，树苗呀，只要种进土里，有了收获，就不会饿了肚子，这是父母这辈人坚信的真理。再买些鸡雏、鸭苗、小鹅，抱回几只猫呀狗的养着，只要一摆开饭桌，它们就冲过来，围拢着，讨吃食。如此，只剩父母生活的小院子，也便叽叽喳喳、热闹非凡，有了些生气。

“一年之计在于春。”求学的孩子们、外出的打工人，正忙着收拾行囊，踏上又一年离家的征程。就地工作的人们，又开始了新一年的打拼，种菜的、种香菇的、种果树的、开民宿的、开餐馆的、跑运输的、做手工活儿的、单位上班的……不论哪个领域、哪个阶层，只要踏实肯干，不负韶华，冲浪时代，定会迎来人生出彩的那天。

春乃四时之始，一切皆有可能。我们总爱站在春的源头，企盼着冲散一切迷雾，冲破一切束缚，冲向一个新世界，冲出一片新天地。那就如春一般，不惧酷寒，奋力重生，勇敢绽放，奔赴属于自己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春天。

故土 感怀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由于生活条件差，曾吃过荠菜、苜蓿、斜蒿、苦苣、五叶等野菜，但记忆中印象最深、最难忘的还要数帮助人们度饥荒的野菜苜蓿了。

记得那时，每当春天来临，家乡的山野开始有了淡淡的绿色时，在向阳的山坡上一撮撮探头探脑的苜蓿，在漫山遍野的枯草里偷偷冒出了星星点点的、碧绿的小脑袋，露出肥硕而嫩绿的新芽。

每到周末或放学后，我常常和几个小伙伴一起，手中挎着小篮子，带上一把小铲子，高高兴兴地跑到村子附近的山坡上挖苜蓿。刚刚拱出地皮的苜蓿芽，叶片还没有舒展开，胖乎乎，毛茸茸，根部呈粉红色。我们三三两两或蹲下，或弯腰，一双双小手在一片又一片的枯草里慢慢蠕动，轻轻掐下苜蓿鲜嫩光滑的叶子，留下粗壮的根须，暗地里较劲互相比赛，看谁掐得多掐得快。天黑时分，一个个篮子、小布袋子被塞得鼓鼓囊囊，满满当当。

瞅着我掐回来的鲜嫩的苜蓿芽，母亲高兴极了，她放下手中的农活，仔细择掉里面的杂草和枯叶，用清水冲洗干净后，烧一锅开水焯熟苜蓿芽，然后用凉水浸泡几分钟，轻轻搓去部分汁液，将热辣辣的胡麻油浇上，加上食盐、香醋及蒜泥等调味品，配上早已烙好的白面煎饼，一家人坐在炕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有时，母亲还难得地用苜蓿与事先准备好的猪肉剁成馅，拌上调料，和面包一顿饺子，但这种时候，在我的记忆里很少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物资匮乏，生活困难。每到青黄不接的时节，乡亲们唯一能指望的就是那些生长在荒山野岭、田间地头的野菜了。田野里，人们三五成群地挖野菜，是常见的场景。

那时，母亲常带着我和妹妹，牵着蹒跚学步的弟弟，去山坡上寻找野菜。春天苜蓿刚出芽，老早就被人们抢着掐。近处掐苜蓿挖野菜的乡亲多了，母亲就只能领着我们去更偏远的荒坡野山。好在春天里苜蓿不但生长很快，而且再生能力也很强。掐过一茬，经过几场雨后，过不了多长时间，第二茬新芽便会长出。这样一茬又一茬，可以一直掐到五一前后。

如今生活好了，各种新鲜的时令水果蔬菜琳琅满目，但人们吃苜蓿等野菜的习俗似乎一直没有改变。每到阳春三月，野菜上市苜蓿飘香，菜市场、小区门口都有卖苜蓿的商贩，闻着那熟悉的气味，我不禁想起儿时和小伙伴们掐苜蓿芽的情景，想起在那个饥馑年代靠着它们艰难度日的岁月，对故乡浓浓的怀念、对草木深深的感恩之情顿时涌上心头……

童年的野菜

■薛雨青

生活 浪花

我家的“两会”情

■刘小兵

每到春暖花开的三月，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都会在首都北京举行，这是全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“两会”不仅吸引着中外媒体的目光，也让每一个中国家庭分外关注。我家自然也不例外，“两会”召开之际，我们一家人每天都会端坐在电视机或广播前，认真地收看收听“两会”的相关报道。

我家在父亲的组织和带领下，每晚的《新闻联播》时段，就是雷打不动的学习“两会”精神时间。这时，父母会早早地做好晚饭，吃过晚餐，大家都会静静地守在电视机前，等着观看相关报道。并且，在观看完后，还会就“两会”的中心议题，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，展开热议。讨论的焦点，通常是老百姓关心的民生话题，有“两会”制定的大政方针，有关涉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生活福利，有对房价物价的关注，也有对教育文化事业的倾心。一家人或理论联系实际，谈现象说本质；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，看宏观洞微观，揭示问题的根本要义。大家只要一谈起一年来国家的发展变化、社会风尚、文明进步、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等话题，都会情不自禁地赞叹：“两会凝聚起了咱国人的士气，在新的一年里，相信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强大。”这种对家国的认同，有力地助推了我们一家学习“两会”精神的热情。

为了使大家深入学习和领会“两会”精神，父亲自告奋勇出任我家的“新闻发言人”一职。这项工作需要很强的理论水平，既要组织一家人学“两会”专题，还要针对会议中的热点难点问题，及时地为我们答疑解惑。但这难不倒他，父亲退休前，在一家企业任车间党支部书记，平常除了抓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之外，还经常性组织车间上下学习党的方针政策，日积月累，也造就了父亲过硬的思想功底。他看问题，想得深，看得准，而且查摆和分析问题时，条理清晰，言事说理很有说服力。因此，在我们一家收看“两会”专题期间，担任“新闻发言人”的父亲把学习和宣讲“两会”精神，当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父亲的宣讲，朴实生动，既有理论上的释义，又有结合实际的分析，听了他的宣讲，我们一家对“两会”精神的理解，往往在思想上会更深入更统一。

有一年“两会”期间，许多代表都极为关注老百姓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这一社会问题，纷纷建言献策，希望国家出台相关政策，释放出更多的改革红利，以缓解老百姓在医疗问题上的窘境。为此，我们一家还有过激烈的争论，最后，父亲从“为什么要医改、如何医改”上统一了大家的认识。今年“两会”期间，当我们全家得知国家将进一步出台新的举措，确保老百姓看得起病、看病也不再是难事时，都不由得感慨说：“这样的医改顺民心、接地气，改革梦不愧是我们心中最美的中国梦！”

万众瞩目的“两会”，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描绘新的蓝图。时光流转，每年的“两会”期间，我家收听收看“两会”的传统就一直沿袭了下来，不仅成了全家人的一项自觉行动，也成了我家引以为傲的良好家风。在这种家风的浸润下，我家的“两会”情结，亦随着那美好的光阴，变得越来越浓……



放飞的春天

汤青 摄

风物 杂谈

花饊

■杨崇滨

花饊，是优雅说法；吃花，是通俗称谓。

早在屈原的《楚辞》里，就有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的句子。鲜花可食之风更是盛行于唐代。据载，武则天于花朝日（每年农历的二月十五日）游园赏花，令宫人采集百花，和米捣碎，蒸成百花糕分赐臣下。她本人十分喜欢松花，爱吃一种用松花制成的糕点。打那以后，鲜花入饊之风日盛。

唐以后，一些文人雅士把食花看作是一种情趣高雅的生活享受，留下许多的佳话。苏东坡喜用松花制作食品，并挥毫作了《中山松醪赋》。

南宋林洪留下一本《山家清供》，记述烹调鲜花的“花饊谱”，里面写到8种花12道菜。入饊的鲜花有梅花、栀子花、荼蘼花、桂花……

花朵能养生，盖因其含有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，做成花饊，更具食疗作用。比如，木棉花煲汤可以清热解毒；合欢花粥能够安神美容；热牛奶泡茉莉花，能缓和胃痛……

拿梅花粥来说，梅花与雪是冬天的一对清友，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，二者合而同煮粥，洁白清香兼而有之，粥的味道自

不待言。清人曹庭栋《粥谱》中载，梅花粥有“解热毒”等功效。杨万里有诗《寒食梅粥》描写梅花粥：“才有腊后得春饶，愁见风前作雪飘。脱蕊收将熬粥吃，落萼仍好当香烧。”凋落的梅花拾来熬粥，还可做熏香的材料，颇有一种物尽其用的朴素的价值观。

难怪民间流传着一句话：“花开则赏之，花落则食之，勿使有丝毫浪费。”足以窥识古人爱花之切，即使枯萎也不愿浪费。

每每想，花朵除了观赏，还可以养生，便觉春夏秋冬之可爱。大自然赐予人类多少免费福利：阳光、雨露、空气、花朵……这些自然造物，不仅点缀着我们的生活，更以各色饮食饊的形式，滋养着我们的味蕾与身心。

俗话说：春吃花，夏吃叶，秋吃果，冬吃根。春天里，春日花争发，拾花入饊是最佳时机。

待暖阳催开“竹外桃花三两枝”之时，桃花饭粉墨登场了——唐代诗人李群玉说“倚棹汀洲沙日晚，江鲜野菜桃花饭”，皮日休说“桐木布温吟倦后，桃花饭熟醉醒前”，无论在哪个诗人笔下，桃花饭总是一种美与生活的连接。

紧接着，便开始饮松花酒。松花是春日间松树雄枝抽新芽时

出的花骨朵，色泽灿黄，酿出的酒想必也是甘冽清芬，否则怎能令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生出“腹空先进松花酒，膝冷重装挂布裘。若问乐天忧病否，乐天知命了无忧”的感叹？

等到荼蘼花开的时候，便是春的尾声了，“荼蘼不争春，寂寞开最晚”。宋人爱用这小小的白色花朵熬粥，豪富之家还将其制成美酒，相互赠饮，想想那场面甚是动人：荼蘼酒是荼蘼和粮食经过长时间发酵才能酿成，今年喝的荼蘼酒里蕴藏的是往年的春天。而开饮之前，站在花架下，用杯子接住今朝的荼蘼花，两个春天便在一杯酒中相遇了。

采得百花配成菜，总叫人百吃不厌。

前几天，去朋友家做客，她拿出了亲手做的“藤萝饼”，咬破外皮，满口芳菲，直叫我赞叹。她制作藤萝饼的手艺很是精细：买来紫藤萝花，加白糖和熟猪油调制馅料，以酥面做成小圆饼，烤箱里一烤，酥皮微微有些鼓起即成。除了藤萝饼，她还能制作玫瑰饼、荷花饼、桂花糕、扁豆花糕、芍药酥、牡丹酥、荷花粥哩！

春光无限好，正是吃花时。有花，有草，有情调，有花堪吃直须吃，才不负大自然的馈赠。

真情 拾贝

一把剪，一世爱

■郭娟娟

搬新家时，母亲捎来一把锃亮锋利的新剪刀。她说，剪刀代表勤劳，可以让我们记得自己该承担的责任。

母亲是位普通的农村妇女，有双巧手。不仅针线活出名，剪纸的手艺也很精湛。逢年过节，或家有喜事，人们都请母亲剪纸。她三下两下，便可妙手生花。“喜鹊登枝”“龙凤呈祥”“年年有余”“踏雪寻梅”……每幅剪纸都细腻流畅、栩栩如生，堪称艺术品。

有一次，我想像母亲一样潇洒熟练地剪纸。可刚拿起剪刀，就觉得手和剪刀都不听使唤，十分笨拙。好不容易剪了个歪扭的“喜”字，便赶忙夹在书本中，想着第二天在小伙伴面前炫耀，结果被母亲发现了。她笑着拿起剪刀一步一步地耐心教我：“应该这样剪，先将纸对折两次……”我拿出纸跟在后面学，将剪刀认真地握在手里。与以往不同，母亲剪得格外慢，讲一步，剪一刀，咔嚓咔嚓，剪刀在纸上灵活穿梭。从那以后，我迷上了剪纸，跟着母亲，在树荫下剪，在微风中剪，在宁静的夜晚剪……

除了用剪纸变出各种活灵活现的花鸟虫鱼、窗花，母亲还会裁剪衣服鞋袜。夜深时，她挥动剪刀，手指在棉布上来回游弋几番，鞋面就做好了，套进棉絮，压实，在缝纫机上快速一滚，就成型了。然后就是粘鞋帮，钉鞋底。她火摇曳中，母亲的动作如行云流水。

因为经常使用，家里的剪刀都不需要磨，永远闪着锋利的光芒。母亲在柄处缠了几圈细布条，每次使用前，都要洗净擦拭，十分虔诚。

我的少年时光，因有剪刀相伴，过得充实有趣。喜爱的文章，剪下来；挑一片树叶，修剪修剪，做书签；一方旧丝巾或纱裙，剪几下，粘在扇子上，成了跳舞的绸扇……剪刀有股魔力，能化平凡琐碎为神奇。岁月如梭，后来，我外出求学、工作、成家，像飘荡的风筝，离母亲越来越远。我想念她，想念她的剪刀。母亲安抚我：可以用剪刀表达思念。于是，每次相见时，我们都会为对方准备用剪刀做出的礼物：窗花、绣花拖鞋、帽花、手链……剪不断的情思一直在我们心里滋长。剪刀，见证了我们彼此的爱意！